

尚

書

後

案

周書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解文曰辟必牙反

傳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歸政而退老疏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營洛邑既成歸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所誥也言還政者以成王已二十成人故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于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遺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子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所據也

案曰傳以復爲還政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正義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位而稱薨同正諸侯者鄭笺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辟王者親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親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七年致政成王鄭注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韓詩外傳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鄭注周禮天官說竝同此周漢相傳古義也王莽託周公以行其姦語多附會但漢重經術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莽之假託正爲攝政復辟古學如此故得售其欺倘本無此事莽亦無山託之漢書卷九十九上莽傳云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放言我復子明君也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

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于成王也傳又以成王時年二十者說本王肅肅據家語家語肅所私定與鄭不合非也說詳篇末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傳曰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疏曰如往釋詁文

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凍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

澗水東亦惟洛食

釋文曰澗通連反

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

相食澗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

縣是也先卜河朔黎水者近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愾之

鄭義○詩曰之一卷王風篇傳曰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宿說始卜定都之意我使人卜河

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澗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地然後

灼之兆順食墨澗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疏曰黎水

下不言吉凶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也武王定鼎郊廓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者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故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今河南城也洛陽卽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季城成周是也

案曰鄭云觀召公所卜之處者鄭以召公先至洛旣得卜經營然後周公至洛達觀于新邑營無煩更卜則經所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視召公之卜兆實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處也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序云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旣得卜止卜王城亦卜成周又鄭注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鄭意以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故知是周公所卜也召公之卜爲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爲欲遷殷頑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瀍水東而遷之傳疏似皆誤以爲河朔黎水之卜亦爲欲建王城瀍東瀍西之卜亦出于周公皆非也河朔黎水者河北黎水交流之內朔黎水也司馬彪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北

水經五卷河水又東北通黎陽縣南鄭注舊約曰黎山在其南

河水運其東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也

此地與紂都朝歌密通故鄭云爲商民懷土重遷先卜近

以悅之也鄭云澠水東今洛陽召公所卜今河南云云者舉漢地名爲驗也

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云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

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

縣是與鄭同也鄭以惟洛食爲居民服田相食傳以爲兆順食墨自淺見觀

之似食墨之說爲是其實非也茲墨者烟煤所成

聚字从巛巛字从火土出則是烟煤所爲也

利以引火

卜者四時各灼龜之一體

鄭注周禮云春灼龜左首灼後左秋灼後右冬灼前右

而龜陰類不宜于火以楚燂煖

其一處則止灼其處不能延及滿腹故必以墨費之使火循墨而延冀以見

其兆然則卜未有不食墨者豈食墨必爲吉邪且周禮占人云凡卜若占體

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辨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猶何爲

言食墨邪當从鄭服田相食之說爲長也

忬來以圖及獻卜

釋文曰忬音若辨反徐數辨反又音辨反下同

傳曰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案曰忬說文卷八上入部無此字新附亦無惟卷十二上手部有辨字注云

揮也傳謂倂爲使而釋詁拚拚皆爲使則此字當从手漢劉向傳引此經孟
康注云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是也詩大雅桑柔云拚云不逮毛傳云拚使也
經典釋文云拚本或作拚說文卷一下艸部拚馬帶也是以拚爲拚乃假借
字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倂來來視
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謝言

鄭曰倂來來者使二人也

內書

馬曰貞當也

釋文

傳曰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

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當用我億萬年敬天之美
十千爲萬十萬爲億疏曰拜手稽首施于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
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况于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荅其拜手
稽首而受其言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
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
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

案曰鄭云倂來來者使二人也者謂先後兩遣使非一時使二人也召公先

至洛相宅既得卜經營當卽給其地剛未及發使闕王而周公至周公曰然
先以召公所卜及圖使人獻王及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故言米來也視古
示字儀禮士昏記云視諸衿鞶鄭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
乃正字今作示俗誤也馬云貞當也者乾利貞子夏以貞爲正師彖傳云貞
正也貞與正通而廣韻云正當也廣韻必有所本故馬云當也億說文卷八
上人部云安也則非數卷十下心部彘字注云滿也一曰十萬曰意然則
此字當从心不從人也傳云十萬與說文合疏引王制楚語爲證又言今算
萬萬爲億者詩伐檀禾三百億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正義萬
萬曰億今數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
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爲九百萬畝而
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故彼注云億十萬也詩內諸言
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

據此疏則楚茨亦傳云百萬箋云十萬各從其家
今則楚茨箋傳俱十萬曰億此俗人妄改凡鄭箋

與毛異者則著之同則不復更說如楚茨箋與傳同何必重出且疏亦更不及子
無識者兼此俗制或反疑鄭于一經中彼此互異不知鄭訓隨地增減會乃爾

以萬萬爲億章昭則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爲億鄭从古數章與

之合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數窳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注萬萬曰億中數也鄭注十萬曰億下數也鄭以數爲多故合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則此傳是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

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已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

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尚書疏禮記三十

一卷明堂位疏○王**傳曰**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疏曰于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

者此殷禮卽周公所制禮雖有損益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知者以此云祀于新邑卽下文烝祭歲也旣用騂牛明用周禮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卽殷家舊禮也

案曰鄭以殷禮爲先代禮者白虎通卷上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是亦據此經以爲用先代禮詩周頌酌疏推衍鄭意與此經注同此漢經師相傳古義也鄭又言周公制禮樂旣成者明堂位及大傳皆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此上文言復子明辟是將致政知禮樂已成然則此時王已應卽政而又言待王明年卽政者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歷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周公反政是致政在是年年終則王卽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猶未卽政故仍殷禮也傳云舉殷家祭祀疏謂殷禮卽周禮周禮何得與殷同且以下文駢牛爲證據傳以爲與烝祭是一事耳若依鄭則是改歲之事何得以爲證乎改歲始用周正色此時未用亦如殷尚白而元牡告天用夏禮鄭義甚確傳疏皆非也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王曰秩序也

文選三卷張平子東京賦李善注又十四卷類延年鮑白馬賦注

傳曰

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

案曰王以秩爲序者秩當作歸見堯典云無文者風俗通山澤篇引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下卽引此經成秩無文而說之云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則成秩請秩其尊卑無文謂禮儀簡賡何休注公羊桓十一年傳鄭注禮記王制皆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尚質周尚文也此言無文明用殷禮耳僞孔云次秩不在禮文者祀之非也

子齊百工倅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

本傳三多等反與爲同厚也見說文二部

釋文曰日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案曰口上開字與日絕異陸應勝之陸不識字故也然觀其辨則知虛初禮不至如今人以漏漏爲日後長爲日也

傳曰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

案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者周禮司數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是也

乃汝其悉自教工

保自教按大傳當作學

王曰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曰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

案曰伏生大傳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子卜洛邑營成引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此經上言記功宗視功載且康誥言侯甸男采衛播民和見士于周則使天下諸侯盡效功正此時情事所引傳伏生據未焚書以前傳記蓋七十子緒言自爲可信王及傳非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酸酸厥攸灼敘弗其絕

釋文曰酸音酸攸灼敘弗其絕句馬融注字屬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傳曰少子慎朋黨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

已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酸酸向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案曰鄭以孺子爲幼少者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是也傳以其朋爲慎朋黨者後漢書卷四十八爰延傳延上封事于桓帝云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是也又以駸駸爲火尚微者說文炎部云駸火行微駸駸也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上書成帝云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隳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注云庸庸微小兒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然則庸庸猶駸駸也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正此意也厥若彝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仲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

永有辭

釋文曰齊徐許
交反惇都昆反

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徃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嘆譽之辭于後世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讓百辟享亦讓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饗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

簡亦是不享也。

尚書

傳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當敬誠百君諸侯之奉上者。

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曰：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元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孟子引享多儀四句，趙岐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趙意與鄭畧同也。傳以爽爲差者，詩衛風氓毛傳義也。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何其爽與張揖注又卷八十七，揚雄傳，校獵賦不見其爽。顏師古注並同。方言卷十三云：爽，過也。鄭璞曰：謂過差也。是也。逸周書卷六，說法解爽傷也。墨子及韋昭國語注皆以爽爲寒爽，傷寒音近故爽有傷義。說文人部云：侮，傷也。經爽侮連文，則侮似不可訓傷，當从傳爲慢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棄民彝。

鄭文曰：頌，省，死，徐南云。反棄，音，又，芳，見，反。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

尚書

馬曰：頌，猶也。

釋文

曰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補民之常而用之疏曰說文云頒分也

案曰鄭以頒爲分者說文卷三下支部敎字注云分也卽引用書乃惟孺子敎以證然則字當作敎且敎字句絕也馬義未詳

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禾哉

釋文曰獲音與
則反又武則反

鄭曰獲勉也

馬王同。獲
文。尚書。

傳曰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

案曰鄭云獲勉也者此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甚當从聲省聲而从攸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迫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芑卯索隱引譙周云卽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僞孔改獲也篤敎乃正父罔不苦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敎我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道用戾

傳曰厚次敎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居新邑敎行教化哉我其退老明敎農人以養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遺用來言皆來疏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伏生書

傳稱禮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案曰傳以篤爲厚釋詰文戾爲來者詩我客戾止箋訓至釋詰來戾同訓至故轉相訓公羊隱五年登來之鄭注大學引作登戾之是也

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傳曰言公當明安我童子當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疏曰釋詰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是祭祀最尊大

案曰傳以稱爲舉者逸周書祭公解載穆王命祭公之言亦有王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孔祖注云稱謂舉行也是也伏生大傳引此經云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鄭皇矣江漢詩箋皆以對爲答則義同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于冲子風夜

誌祀

釋文曰旁步光反迓五條反馬尊王皆音值遠反。案曰馬尊王蹟衡古音說見攷證然球音後世已變若依古音讀則五條反亦不如庶讀中迓字之音與獻帝調王郭引作衡衡即古迓字

鄭曰稱上曰衡

文選五十一卷曹元首六代論注。又五十五卷劉孝標廣文論注。

傳曰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

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武所勤之教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案曰鄭云稱上曰衡者鄒陽傳懸衡天下如淳注衡稱之衡懸法度于其上是也傳以迷爲惑釋言文誌爲慎釋詁文

王曰公功業迥篤罔不若時

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王曰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願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

向書

傳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子周命立公後公常留佑我

疏曰還退朝也周公命成王坐王位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言我

小子還坐之後便就君位于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行新政也

案曰王肅注云云者鄭注召誥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

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誥

此外無事還歸鎬京故王肅云成王前春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

宗周卽鎬京王肅意畧與鄭合也

惟云與王爲
陳凡召

又言周公往營成周邇來致政成

王者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王勸王行新政于洛

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政且許公以明年將卽辟于洛并命公後故王

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鎬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爲命立公

後公當留佑我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爲封公

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卽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君之

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留佑我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

亂爲四輔

釋文曰教以輔
反監工衛反

鄭曰枝安也傳曰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

公之大功不可以去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

案曰鄭云教安也者大誥云教寧寧訓安則教亦安意也傳以爲撫順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教撫也从支米聲讀若弭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故玉篇卷中第二百七十支部云教安也撫也兼鄭許二訓也士爲事說文士部文四輔者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疏引尚書大傳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旣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亦云輔弼疑丞卽引洛誥此文以證大戴禮保傅篇則云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聚廉而切直匡過而諫

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左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此與諸說大同小異傳或皆非也

王曰公定予程已公功肅將祗歎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

其世享

釋文曰
數音亦

傳曰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發樂公功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

世世享公之德疏曰釋詁云皆進也

案曰傳以子往為往洛邑者下文戊辰王在新邑是王仍將往洛也祗敬釋詁文困哉當作困我漢書卷六十杜欽傳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母困我又卷九十八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母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逸周書祭公解亦云公無困我哉是也傳又以斁為厭說文支部文刑為法大雅文王傳周頌烈文箋我將傳文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

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也

詩十九卷之一

周頌維天之命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維蕭傳曰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

王所受命之民于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敬成王留己意疏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還爲去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居臣位爲太師也

案曰鄭云文祖周曰明堂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榘注云赤帝燿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五德運代皆取相生周木德生木者般水德生水者夏金德生金者虞土德生土者唐火德明堂之制唐虞三代皆有之而名則異堯火德合稱文祖而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名不相襲要其制是一故云文祖周明堂也鄭又云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者下文乃單文祖德直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又與武王並稱則是稱文王以

文王有文德合于火精故卽以文祖稱之也釋訓云烈烈威也故云烈威也
雖詩云旣右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彼箋用釋詁義訓烈爲光此訓威者
以光烈連文不得以烈爲光故訓有異亦得兩通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
咸休惟王有成績

傳曰少子今所以來相宅于洛邑其大厚行典常于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曰其當用是土中爲
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案曰其自時中又傳以爲用是土中爲治者召誥自服于土中其自時中又
是也

于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咨其師作周孚先

傳曰我旦以衆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
立信者之所推先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

案曰傳云烈業師衆孚信並釋詁文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釋文曰單音丹馬丁但反

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畫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

詩周頌維天之命疏

馬曰單信也

傳曰我所成明子法乃畫文祖之德謂典禮也

案曰鄭以考爲成釋詁文又劉熙釋名卷八釋春制云父成曰考考成也亦言稿也稿于義爲成凡五材乾稿乃成是也昭明小雅鹿鳴箋義單盡天保箋義也馬以單爲信疑非也鄭又以文祖德爲明堂之德者大戴禮盛德篇云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禮記月令篇言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中央盛德在土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所云青陽左个青陽太廟青陽右个明堂左个明堂太廟明堂右个太廟太室總章左个總章太廟總章右个元堂左个元堂太廟元堂右个合之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聽天下順四時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鄭又以明堂祀五帝云云者月令春帝太

辨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帝少昊冬帝顓頊是五帝也孝經云宗祀文
王子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于明
堂曰祖宗是明堂爲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武配食之處所以祀之者爲
用其法度也又以周公制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
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
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
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
制禮而小雅斯千疏引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于洛邑建明堂是
制禮用明堂法也損益之者馬融注論語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
仲來志殷乃命寧

鄭曰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詩一之五卷
召南何彼穠

矣傳曰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疏曰顧氏云
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案曰鄭以寧爲寧王謂兼文武者周公謂文王爲寧王大誥君奭皆有其文

云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于尚書無其文而鄭言此者鄭欲言武王亦得稱寧王以說此經之寧爲兼稱文武也管洛邑遷頑民凡芑般之事皆文武之志故曰使我來芑般乃受命于文武也周書度邑解武王曰吾南望三涂北望有嶽顧瞻河宛瞻于伊洛母遠天室史記周本紀又言武王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管洛乃武王意文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傳及顧彪以寧爲安非也

于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禮文曰經言曰豐致亮反而由乎反又音出麗音因

鄭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

尚書疏曰禮十八

卷卷官大宗伯疏。王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

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疏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卽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和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注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美事故太平告

廟是以美享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案曰鄭知明禋是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者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是祀天帝之名明堂五色之帝是天帝與昊天上帝爲六天故知明禋是祭五帝然則下文禋于文武亦言禋何蓋承上明禋順便言之或精意以享爲禋可通言也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明堂位及斯干詩疏引鄭志洛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徧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屬此禮也傳以此明禋爲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于文武爲一事非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鄭曰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尚書疏。玉游九十五卷郊祀門

傳曰言我見天

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疏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云不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上文明禋爲遍祭五帝于明堂此爲祭于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此祭文武不知是用禘禮用禘禮抑用時享禮不可知也傳既以上文明禋爲祭文武遂以此節爲申述上文實卽一祭但告太平難言不宿疏曲附之終屬詞窮益見鄭義之確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仲殷乃承敘萬年其承觀朕

子懷德

憲文曰遺工豆反厥於說反後於厥反

馬曰厭飫也

齊文

傳曰汝爲政當類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

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疏曰釋言云惠順也釋詁云遷遇也厚行典常有次序則凡爲政者皆無過用患疾之政以害民

案曰馬云厭飫也者曾子問祭殤必厭鄭注厭飫而已是也說文卷五上甘部厭飽也从甘从厭卷五下食部餽燕食也从食𠄎聲引詩飲酒之餽爲證燕食亦飽義也隸變加厂又或作饜餽又省作餽皆非也傳云自用詩執說傳文引長考成皆釋詁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釋文曰王在新邑孔馬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疏曰鄭以烝祭上馬○案曰鄭則鄭以王在新邑烝祭爲句釋文脫祭字單行本及刻入注疏本並同

鄭曰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

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

向齊疏均鄭義○詩十九之一卷周頌文疏○又二十一卷詩頌疏○又周宮疏○周禮十八卷春官

大宗伯疏○玉藻九十七卷郊夏門

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諫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

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

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疏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知晦日到者此歲入戊午郝五十六季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于此祭祀此歲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敎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卽祭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于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

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請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元以
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于是成王元季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
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
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
不同

案曰鄭云者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大宗伯云以烝
冬享先王釋天亦云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邑行烝祭焉
云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云云者上文周公反政此別以歲起自是成王卽
政元季爲欲立公後用二特牛告文武是因事告祭與烝祭各爲一事不相
蒙也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是矣以爲晦則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爲一
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十二月者以是日烝祭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
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正爲孟冬是首時也
攷春秋隱六年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
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必知晏子所言首時是夏孟月非周孟月者禮記

禮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云記魯失禮所由也魯之宗廟猶以夏之孟月耳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亟也何休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己烝今復烝也又桓五年左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夏之七月十月于周爲九月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祭之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若然則以戊辰爲晦日安見其不然乎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攷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季營成周七季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季事洛誥是七季事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季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爲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今解爲王到到與在絕異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邪經言戊辰烝祭傳必以戊辰爲晦而烝祭在明月正月則祭以何日邪王到猶日祭祀大典反不日邪且周正月則夏仲冬也豈可行烝祭之禮乎若以夏仲冬烝祭則正公羊所譏矣疏乃強附會以爲冬祭必用仲月據大司馬仲冬大閏享烝爲證豈知彼注謂是月令

季秋祭會之事本非大烝之祭邪疏又云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
得以朔日卽祭是因鄭謂正月朔日祭文武而爲此說破之耳但戊辰晦到
本出僞傳謬說而可據以駁鄭邪且烝是冬祭萬物成熟祭必備物今用特
牛豈得爲烝邪疏反謂太牢外加一牛非曲說邪又據大宗伯王命諸侯則
饋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前兩鄉饋者進當命者廷使登內史由王右以
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爵其臣則于祭焉賈公彥彼疏云諸侯命
臣因祭宗廟命之天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爲祭命之孔穎達禮記祭統疏
同今成王封周公後乃因祭命之降同侯國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疏既曲附僞傳幸尚附載鄭注又引烈文箋而申之云云其意則是
而語尚未詳析據彼烈文疏謂是成王卽政元季歲首朔日用朝享禮告嗣
位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故當用朝享之禮
朝享者朝廟受政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卽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
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又引洛誥文王駢牛一云
云及鄭注謂與烈文告嗣位爲同日事但二禮不得同當先以朝享禮告嗣

位事訖更禘祭文武于文王廟告封周公必知非一祭者告卽政用朝享禮

當編歷羣廟封周公惟祭文武故知不同合彼疏觀之始明也

詩書疏俱出輯述詩疏推鄭義謂告

文武封周公與朝享告廟位同在成王元年歲首朔日當歲從四孔聖鄭謂告文武不特在歲首朔日一人而自相牙所詩疏是者疏非也

又案曰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季事就召誥三月丙午臚推之于中間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歷歸餘于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據歆則爲閏九月非也况據伏生大傳召誥實在居攝五季洛誥在七季合爲一季亦非也若以五季三月丙午臚推之至七季十二月幾而三季必有一閏矣有閏月則七季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月蓋惟召誥三月改爲二月從二月丙午臚推至七季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密僞傳及疏皆非也

又案曰用騂牛者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彼注云騂牲赤色禮記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鄭上文聲稱殷禮注謂周公制禮不令成王卽用仍用殷禮俟明季卽政方用此卽政元季正月朔日告祭故用周之正色也

鄭以冊爲冊祝書者鄭志起汗簡卷上之一云餘古文尚書冊劉熙釋名卷六釋書契篇云漢制約數封侯曰冊冊願也數使整願不犯之也是也

王賓殺禘威格王入太室禋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詁

釋文曰王賓地句殺禘也句一讀威格威可與官與又

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

文釋

王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太

室清廟中央之室

尚書疏曰玉海九十七卷郊門

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

其廟親告太室清廟禋也告神王爲冊書使史逸詁伯禽封命之書昔同在丞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疏曰王尊周公爲賓異于其臣既殺二牲精誠

其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

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禋獻鬯酒以告神也禋者灌

也王以圭瓚酌鬯也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禋郊特

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禋後先有殺後有禋者殺禋威格表王敬公之

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禋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以禋爲重

其封伯禽乃祭之將末非禋時也攷禮記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祭之日一獻

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

尸也禮醑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禱爲重故特言之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詰伯禽之策于神謂之祝于人謂之詰定四季左傳云命以伯禽卽史逸所讀策也文十三季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

主

案曰傳以此節爲卽上文特牛告文武事是也但文武異廟而上文鄭注謂祫祭文武于文王廟者烈文詩疏引此而申之云并告文武一處爲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然則此言威格者明其躬詣耳傳云皆至其廟親告似文武廟兩處各祭者非是又以此禮祿同在烝祭日則尤謬辨已見上太室馬以爲廟中夾室則是旁次室非正室矣非也王以爲清廟中央之室得之周頌清廟序云祀文王也彼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上文鄭注謂以特牛合祭文武于文王廟今王肅于此大室亦以爲文王清廟是王肅意以此節與上特牛告祭爲一事也其以爲中央之室者清廟箋又說祫者之廟象生時所居宮匠人注說宗廟王

寢明堂三者大小雖異其制則同宗廟以祭先王寢王所居明堂聽政地也
文王生時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生時宮未暇爲明堂制然據樂記注克紂
時所作文王廟卽爲明堂制因文王已受命不可用侯國制不嫌於廟異生
宮况周公致太平制禮樂營明堂于洛邑其時文王武王在四親之數自然
亦作其廟于洛如明堂矣月令十二月王各有聽政地而太廟太室則爲中
央所居是在四堂之正中者也文王廟制亦如之則經言入太室裸自是文
王清廟中央之太室與明堂之太廟太室同制者故王肅云云也斯干詩疏
載鄭志荅張逸引此洛語王入太室一條亦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
寢皆爲天子制其意亦是指太室爲廟中太室也裸傳以爲告神殊不明疏
以爲獻尸是矣又引郊特牲云云則非也蓋裸有二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
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論語旣灌孔安國注酌鬱鬯
灌以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祿祭統云君執圭瓊裸尸鄭注周禮司
尊彝云裸謂以圭瓊酌鬱鬯始獻尸此若言獻尸之祿經先殺後裸自是獻
尸之祿疏誤以獻尸之祿卽是降神之祿曲說爲記者不依行事之次大謬

所引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一段乃侯國之制正所云因祭命臣者以解此經尤謬說已見前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釋文曰受命經句馬同

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季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

釋文。武成疏鈔鄭義。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周禮一。卷。天官序官疏。禮記五十二卷中禮疏。玉海一百九十五卷禮疏。

馬曰惟七季周公攝政

七季天下太平釋文傳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

季天下太平

案曰鄭云文王得赤雀者中侯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鄒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鄭據此文也云武王俯取白魚見太誓云皆七季崩者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說者以受赤雀之明季爲文王元季則文王受命七季不數受赤雀之季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後二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疾瘳後二季而崩是通數得魚之季及崩季爲七季也然則文王受命之後跨歷八季實爲匝七季武王得魚以四月崩以十二月則亦幾匝七季矣管子卷十六小問篇武王伐殷克之七季而崩是

也周公居攝竟是季十二月亦已匝徧七季故不敢過也歷攷羣書如逸周書卷六明堂解韓非子卷十五難二篇淮南子卷十一齊俗訓皆言周公居攝七季與鄭合也馬注亦同又云天下太平說詳康誥及序

又案曰自戊辰烝祭以上皆十二月以前事亦皆七季中事也故總結之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七季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正糞王肅

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季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季十歲家語爾雅定不足信衛宏傳古文尚齊鄭亦傳古文故從其說是幼弱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

成王季十三至明季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時成王季十四卽位攝政之元季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季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除往季時成王季十六攝政之三季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季而得攝政七季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季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成王時季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

王崩成王季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季二十二月春畢成王
將卽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
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既
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明季成王蓋執拘周公屬黨故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季十四至明
季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季之後明季迎周公而
反反則居攝之元季時成王季十五誓傳所謂一季救亂明季誅武庚管蔡
等書傳所謂二季克殷明季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季踐奄四季封康叔誓
傳所謂四季建侯衛時成王季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誓傳云天子十八稱
孟侯明季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作樂七季致政于成王
時成王季二十一明季乃卽政時季二十二也據此正義孔鄭異說鄭據伏
生書大傳故可信

伏生傳今文鄭傳安國古文然伏生亦傳
案安國二家之學異說同源故生皆原合

若偽本孔傳皆出王肅臆造

不足據也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

撫安之

疏

傳曰周公致政明季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

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命誥此衆士周之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成周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于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爲士其名不類孔意不然

案曰鄭以三月爲成王元年三月者成王卽政元年卽周公致政明季也鄭

又云周公自王城往成周用王命告殷衆士以撫安之者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事已具故此撫安之史記曾周公世家以爲多士與無逸同作皆所以戒成王多士自爲遷殷頑民而告之與無逸戒成王指意各別史記非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

殷命終于帝

釋文曰弔音的旻
閩巾反寒息浪反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釋文曰稱天以愍下言愍

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于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于帝王

案曰馬云秋曰旻天者本爾雅釋天月令孟秋云秋氣始肅仲秋云殺氣浸盛是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言旻天者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有取于肅殺也馬注殘闕今推之其意亦以弗弔爲不至直言殷道不至于善故旻天大降喪于殷也僞傳則訓旻爲愍彼釋天鄭璞注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愍痛也眉隕切郭以音相近訓旻爲愍而僞傳從之言旻天本以愍下得名但道至者則愍之殷道不至故天降喪與

馬注異攷詩大小雅三言旻天疾威是稱旻天恒有取于威故鄭駁異義云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爾據此則馬與毛詩及鄭義合僞傳非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困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

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
疏曰鄭康成王肅本弋作翼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

尚書疏詩一之五卷召南騶虞疏

馬曰翼取也

釋文尚書疏

注傳曰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

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翼猶驅也者毛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

發又吉日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翼驅同

義也驅卽取故馬言取孔攷弋非也允罔固亂云信無堅固治論語罔之生

也何晏注云罔誣罔固薛季宣書古文訓作忘郭忠恕汗簡心部有忘字釋
爲罔字云見尚書蓋忠恕惑于僞孔故誤例志爲古罔字實則是怙字也忘
字从古下心移其古于心傍卽爲怙實一字也左氏僖十五季及宣十二季
皆有毋怙亂之語怙亂猶怙惡不悛也然則允罔怙亂謂信誣罔而怙亂詞
誼明順僞孔非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惟時天罔念聞厥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反時更絕句馬以時字絕句
疾音運又作倫馬本作躬

馬曰肩過也釋文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謹

告之天下至戒是嚮于時夏不肯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
聞于世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命
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案曰傳以上帝引逸爲天欲民逸樂者王充論衡卷十八自然篇云天無爲
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卷七語增篇亦引此經而釋之語畧同王充以上帝爲舜攷經傳凡言上帝皆指天帝充此說誤其言天無爲人君宜法天則甚精確傳云天欲民長逸樂築政不之逸樂故天譴告之與充法天無爲之義正合是也其以淫佚爲過逸則非也馬本佚作肩當從肩爲正文

云又作佾說文卷八上入部佾字在新解類
光遠集編又作分見汗簡此皆因肩而誤

多方言紂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與此文相類

桀紂惡同則此自當作肩說文卷八上尸部肩字注云動作切切也从尸肩聲私劉切方言卷十云迹迹肩肩不安也江沅之間謂之迹迹秦晉謂之肩肩或謂之蹇蹇或謂之省省不安之語也郭璞注云皆往來之兒也又卷十二云肩往勞也郭璞注云肩肩往來皆勦勞也觀說文方言解肩之義正與引逸相反天欲民逸樂聖人法天致治桀紂動作切切往勞不安使民不逸樂則其惡有辭也動作切切則過矣故馬云過也孔子多方旣作肩而于此妄改作佚且以馬過也之訓移屬之淫而訓佚爲逸非也引長釋詁文適之說文卷二下彖部云適之也从彖音聲宋魯語革更卷三下革部云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是也旬治毛詩信南山韓奕傳義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于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案曰云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者酒誥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是也
文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紂父以前未喪天下皆能配天而行與此台也易帝乙歸妹荀爽以帝乙爲湯虞翻以爲紂父荀是也據殷本紀湯號天乙紂父亦名帝乙殷道質疏可同名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曰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

案曰罔顧于天顯民祗史記晉周公世家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載引馬注云云疑爲本如此

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

史記三十三卷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案曰馬以誕爲大釋詁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洪水所蕩
沃也是誕淫厥沃謂大淫樂其逸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恣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恣罔非有辭
于罰

傳曰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丁若此大恣凶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
凡四方小大國恣滅無非有辭于天所罰言皆有鬪亂之辭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
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于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于亦念天卽于殷
大戾肆不正

傳曰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惟祀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于
天謂既克紂柴于牧野告天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
之我不復有變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勅誅汝亂從汝邑
起言自召禍我亦念天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案曰云自乃邑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引

湯誓率割夏邑酒誥在商邑爲證又卷下三正篇云詩云命此文王子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縣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于洛陽成文武之制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此云自乃邑下文敢求爾于天邑商亦夏商稱邑之明證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于茲洛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子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案曰案邑古經傳有無天命完朕不敢有人字案元字而疑字也唐石經

知爲孔本後下一字而以肆誤之

部補本無此空而以應增或具何部

傳曰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遠德義是以徙居鹵汝于洛邑敘誨汝我徙汝非我天子孝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鹵廼故爲居鹵

案曰洛邑在故殷朝歌鹵南由朝歌至洛濟河而鹵故曰遷居鹵爾然康誥稱作新邑于東國洛而云鹵爾者洛在鎬之東殷之鹵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曰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簡大也今汝又
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案曰迪道說文卷二下彖部文釋詁同簡大亦釋詁文

子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于惟率肆矜爾非于罪時惟天命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鄭曰王曰言商今爲我之天邑傳曰言我

周亦法殷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于天邑商將任用之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徒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曰鄭王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

爲殷之舊都

案曰鄭云云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商邑亦本

天所建王注非也率肆傳云循故事憐愍汝者肆故釋詁文王充論衡卷六

雷虛篇云人君子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

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尚書曰于惟率夷憐爾釋詁又云彘常也方言云

憐愛也汝頌之間曰憐然則彘與夷通彘常卽故事引論語哀矜作哀憐是

矜憐同義充說與傳合也

王曰多上昔朕來自奄子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迷比事臣

我宗多遜

釋文曰遜也力反比職志反。○案曰蔡邕石經王曰下多告爾二字。說文卷六下邑部作遜注云周公所誅都國依切。顧音同又音史與反注云國名王肅又音烏檢反注云周所伐商奄也陸德明于此及左傳音無言遜傳則順致遜之言通其訓順者字當作遜俗惟見惡字音改爲遜而釋典中遂罕見惡字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惡順也引唐書五品不惡此古文也而鄭孔已改爲遜矣此經訓順正當作惡而亦改爲遜矣不知惡是二義全別也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惡可作孫也論語者則不孫又近之則不孫是順亦可作孫也孫與惡遜俱可通而惡遜却不可通今皆爲孫係改亂惟編衣恭以肆之則民有孫宋本尚作惡

王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曰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

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四國君叛逆我下其

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于洛邑使汝遠于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

順道疏曰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季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

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

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民

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案曰云昔朕來自奄者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多方序云成王

歸自奄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今此多士是成

王卽政元季作上距踐奄五六季追述前事故云昔也

成王政將蒲姑多方周官四篇其次皆在大誥之後廉姑之前

說序及多方

四國者破斧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彼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

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亦當同知者說文邑部

云奄國在魯在魯者非卽是一處唐魏王泰括地志遂云兗州曲阜縣奄

里卽奄國之地但曲阜乃伯禽所都奄豈應在此則括地志之言未可信鄭

成王政序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傷據鄭此注則奄與淮

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與奄淮夷皆附屬故說文云在魯當以此說爲正

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于淮夷正義有心黜鄭凡鄭說皆以私

意駁之此不可信也而奄之爲夷其證有二孟子上文言伐奄戮飛廉驅虎

豹犀象下文言兼又言驅其所驅者指虎豹犀象則所兼正指奄飛廉秦本

紀中衍之元孫曰中滿在商戎生飛廉又言伯翳子孫或在九州或在四荒

此飛廉爲所兼之確證而奄爲夷亦可知觀其與淮夷同叛正爲一類其證

一也孔傳雖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子蒲姑蒲姑齊地近其國教化之處言

其國則正與所兼對其證二也知鄭以奄爲在淮夷之地者得之

破斧疏云黜鄭

東征事知四國是官秦商不敵准考者以淮考是淮水之考
四國謂諸國之國故不敵也此說不詳以而斷定難考也奄既與淮夷是一則知此經四國

與詩四國謂管叔蔡叔祿父奄君者同其中卽包淮夷也降命謂下令卽作誥也王以民命爲君降爲誅之非也詳多方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傳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資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隸止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釋文曰賈即字餘音韻當始疑反徐本作趙音則下當放此○案曰賈从馬通則音是也餘說文卷六上云樂屬器木也从木象聲古案切俗作解肆也

馬曰賈却也釋文曰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賈外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于汝身言刑殺

案曰馬云賈却也者馬以賈與賈同賈國趙策云六國從親以擯秦史記蘇

秦傳作寶秦又六國表云秦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寶預通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邊

王曰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季于此洛邑傳曰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

案曰王云云者易貞固足以幹事故有榦爲有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傳曰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曰鄭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

案曰傳以時爲是釋詁文或爲有微子傳同洪範無有佞好遵王之道無有佞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云毋或佞好毋或佞惡高誘曰或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佞利从王之指無或佞惡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詩小雅天保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說文卷十二下戈部或字注云那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字注云或又从土是或卽域九或

即九有隱三季殺梁傳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是或即有也

周書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案曰無逸伏生大傳作呼逸論衡卷八從用篇引同史記作無佚燕邑石經于下文乃逸之逸作効又無逸于親于逸作母効則于此篇首亦必作

助効可也佩漢士書禮列有母逸命生云古文母作無則母無也說文卷十上免部云逸失也从辵免聲說文善也卷八上入部云佚佚民也从人失聲卷十三下力部無効于石經殘碑論語夷逸作佚佚凡逸多作佚而効則宋之見疑逸佚効亦通也

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

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尚書疏傳曰嘆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

子且猶然况王者乎

案曰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者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

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

五經異義載易孟京說亦云然效易觀五為君子而君人五號無君子之名

則君子非人君之稱止是在官長者傳云君子且然况王者乎與鄭合也大

雅鳧鷖箋以君子斤成王者彼欲明太平君子皆然故稱之與此注不恃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案曰稼穡難石錄作畜

傳曰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案曰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論衡儒增篇引此文而解之云人之筋骨

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

文王以為常攷禮記禮記夫子論蜡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

道也鄭注蜡之祭主先嗇大佚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

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論衡據此以說此

經之義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

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釋文曰相與亮反第通與亮同案曰補鄭志起序論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作念與泰昌石經作憲憲建反毛詩板云仍然鄭志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是也疑石經作是

齊筆也否作不古字通也

傳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為逸豫遊戲乃

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疏曰論

語由也諺諺則叛諺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鄭曰中宗謂太戊也

詩二十之三
卷商頌補疏

傳曰太戊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疏曰中

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
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商頌烈祖序祀中宗也鄭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
孫也有柔毅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是也此疏言尊
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彼烈祖疏亦謂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異義詩
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
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
復毀非尊德之義鄭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鄭言殷六廟者據
正者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于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
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六者決定不毀至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
亦不定也攷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季詔議毀廟事丞相元成等議曰王者

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
 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祭義當云委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
 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王受
 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
 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證而已
 此自是正論後哀帝時劉歆又議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
 正法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太甲為太宗太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此以三宗之
 帝甲為太甲與鄭不合其謬不待言宗無定數廟濫祭潰恐亦無此禮馬昭
 云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據此則殷之三宗廟皆不世此疏既妄烈
 祖疏亦未必得鄭意皆非也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釋文曰嚴如字又通於反馬作嚴。案曰嚴史記特世家徐餘中論天守節所引疏同。馬作嚴曲禮嚴若思注云嚴於莊嚴釋文云水亦作嚴然則嚴通也。實史記作敬傳

本訓為敬則此字當作敬說文卷十四下賓部云嚴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故上出陰尚強氣山不達顛有于下也此字無敬義卷七上夕部頁字注云敬也易曰父揚善於後人與在與風夜惟寅皆改作實其也度極思作亮亮本借

字不知所從無以下第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字也疑是即原字發人于下說文作天蓋作亮而疑中疑字見原字惟唐楷作字于尚作原耳原尚書多字亮采也天乃亮采有明及下文亮發皆作亮今觀石經原字已用此字而謂原孔明亦以此爲名則其來久矣以亮爲度蓋未詳也

鄭曰恭在貌敬在心自傳曰言大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疏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

案曰鄭云恭在貌敬在心者鄭意以嚴恭爲貌寅畏爲心也既以恭爲貌則字不當从心疑古文恭字只作共秦人始加心而古實無此字說文卷十下心部雖有要許慎亦多有依秦文者卷三上其部但云同也疑漏其訓今經典中如文十八年傳兄友弟其之類作共者尚有之禮弓俗刻恭世子釋文恭音其本亦作共宋刻則作共世子釋文亦互易釋文單行足本正同可見古文只作共不从心或卽用卷三上其部之共亦可也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釋文曰治而史反○案曰治秦邑作以未詳說文記作震東商謂曰嚴嚴敬六德史

夏本紀作振盤庚謂殷爲震動萬民以禦祭也當作震而震復之

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史記三十三卷晉同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以寧爲安釋詁文馬曰元龜五十八卷帝王御勸政篇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案曰徐中論天壽傳引作定傳勞于外在姑時案同訓是故以爰為時字本傳今尚書及爾雅皆从俗作暨

鄭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

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

詩商頌講疏○史記

馬曰武丁為太

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

魯周公世家

傳曰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案曰鄭云舊猶久者說文卷十三下龜部云舊也白虎通著龜篇龜之為言

久也是舊久義通魯世家作久勞于外是也爰于暨與釋詁文云武丁為父

將師役者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虞翻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于

賈注云鬼方北方國詩商頌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毛傳云殷武殷王武丁也

鄭箋云殷道衰楚人叛高宗出兵伐之易詩所言未見必為太子時事但卽

位後自宜命將豈能屢自親征或有太子時事馬不言出兵意亦略同也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案曰亮陰說命同論語作諱陰案服四制作諱闇亮陰本無此字當因

訓此字為信其解雖謬然如其說亦宜作諱今文為亮是原之誤也鄭于亮陰四制注云諱占作亮煩謂之亮煩煩如

亮之亮煩謂也故于此處注云諱闇轉作亮闇然則鄭所傳古文尚實作諱闇而其意則謂當補作亮闇也

鄭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據謂之梁闇謂虛也小乙崩武丁立發喪三年

之禮居倚廬柱櫺不言政事

禮記集傳卷之三卷。左傳二。禮記卷之三卷。史記卷之三卷。世家集解。杜佑通典八十卷。禮記集傳。引且今孔傳亦無此文。故定爲馬傳。

馬曰亮信也陰默也

爲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

左傳卷之三卷。禮記卷之三卷。史記卷之三卷。世家集解。杜佑通典八十卷。禮記集傳。引且今孔傳亦無此文。故定爲馬傳。

孔傳未出故杜注左傳于今尚書皆不

傳曰武丁起其作王位則小乙成乃有信默三季

不言言孝行著疏曰亮信陰默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季不

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

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于書而高

之謂之高宗三季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案曰鄭云作起也者說文人部文云櫺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云闔謂廬也

者伏生大傳亦引傳說曰高宗居凶廬三季不言此之謂梁闔與鄭合也又

云居倚廬柱櫺者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苦枕由又云既虞翦屏柱櫺然

則居倚廬是始遭喪時柱櫺是既葬之後也居倚廬者鄭注既夕記云倚木

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是也柱櫺者鄭注喪服四制云櫺謂之梁闔謂廬

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櫺也又注喪服傳云櫺謂之梁柱櫺所謂梁闔賈公彥

疏云翦屏者既虞之後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櫺者

前梁謂之櫺櫺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所謂柱櫺者卽施

于倚廡之處故鄭併言居倚廡柱櫺也

朱子云柱字从手不从木首家與反蓋始者戶北何用

無柱與倚廡者于地至是乃施櫺及知柱以柱其櫺矣起其櫺令稍高而不可作戶也說文無柱字古通用

人更造菴字以當閣後漢皇甫規入菴廡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

去之後齊人謂柏菴爲帳幙不疑兵還是則結草木爲廡皆曰菴漢胡建傳

注匠者小室之名若爲菴屋之類攷說文卷一下艸部無菴字新附亦無則

此字實當作閣也論語子張引齊高宗諒陰云云何晏集解采孔安國注云

高宗般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然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

意複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書僞本托名安國爲傳亦采論語注入

之說命傳同而彼正義又添出信默之信爲信任冢宰邢昺論語疏亦用之

尤安中之妄矣當從鄭說爲正

釋文杜預傳元氣后崩依漢制既葬帝及冢臣皆除服發與太

三年之喪始服有新既葬除喪服諒以居心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故問禮推預曰春秋葬及字猶後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中恒歸必公仲子之則時曰弟生不及辰此有既葬除服諒之說也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冢樂叔向謂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道服禮也王禮不違喪樂以早

謂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葬則三年此新制心喪之文也禮記王不葬其除喪而親其冢樂早則既葬樂除而

遠諒則之謂也禮記

諒則

諒則

諒則

諒則

諒則

諒則

諒則

諒則

諒則

諒則

諒則

諒則

儒所及也國語武丁三季默以思道章
聖即以諒則解默字之義此尤誤章

其惟不言言乃雍

鄭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向傳曰在衷則其惟不言衷畢
發言則天下和疏曰鄭元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季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
則爲出言在三季之外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衷其惟不言除衷猶
不言在衷必無言矣知衷畢乃言也

案曰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者不言特不出政非三季竟如土偶故鄭
以爲在三季內之言說命乃偽書云免衷猶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正
如今日作時文者挑剔翻弄法耳豈可作事實乎且坊記上文先引論語三
季無改于父之道下文方引高宗三季不言言乃雍則言乃雍在三季內非
免衷後可知也又以雍爲和諧者大雅思齊毛傳應靡和也雍應通也據疏
所引鄭注則鄭所傳古文尚書亦作言乃雍與偽孔同史記魯周公世家作
言乃雍裴駮集解引鄭注云雍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坊記
引作言乃謹注云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此

與史記同但裴駟所引鄭注如果是無逸注則既解爲雍又解爲驪必無此理蓋作驪者今文史雖稱司馬遷所載多古文實亦襍采今文作雍者則古文也裴駟所采必是鄭大傳注而于無逸仍作雍解各從其家漢儒傳經往往如此熊朋來經說乃云坊記言乃謹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妄稱爲謹說之謙不知本文當爲雍說命晚晉偽書鄭何由見鄭于無逸明云和諾乃詆其不知非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馬曰寧安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釋詁文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小大之政人

無是有怨者故亦享國永年

案曰鄭云云者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謂政之小大非也史記云高宗饗國五十五年裴駟注云尚書作五十九季至蔡邕石經則

又作百季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季之壽劉向杜欽兩傳杜欽在杜周傳中亦俱

有此言與蔡邕合王充論衡卷二無形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曾過反

政享福百季又卷五異虛篇云殷高宗時桑穀俱生于朝高宗恐駭側身行

道桑穀以遂享百年之福此皆與尚書不同所傳者異也

其在祖甲

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又宰隱十卷。王壽三十七卷。文門。困學紀聞二卷。馬同。王曰祖甲湯

孫太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同。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下文王義非是辨亦見下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案曰舊史記作久

鄭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于人間故云

久為小人尚書疏。薛季直書古文訓十一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二卷。蔡沈書集傳五卷。黃度

注五卷。吳登寶集言四卷。朱祖義尚書句解九卷。全履祥通鑑南編五卷。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

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于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廢祖庚

立祖庚為祖甲立史記魯周。世家集解。傳曰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疏曰祖甲是太甲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鄭元云云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頌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也

案曰鄭馬云云者鄭馬以此節舊為小人作其卽位與上節爰暨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同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且無逸一篇小人字八見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故知是逃于民間而為小人也傳以為太甲非是疏引國語史記辨祖甲非賢但經與傳記不同當以經正傳記不當以傳記疑經辨詳下文

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

案曰三十唐石經作卅但世乃變文依正當作卅說文卅部云卅非也先合反

王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史記穆公世家

傳曰在桐三季思樂用光起

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衆民不敢侮慢悖獨以知

小人之依故得久幸此以德優劣立幸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疏曰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以德優劣幸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案曰祖甲鄭以爲帝甲說本馬融傳以爲太甲說本王肅鄭是傳非也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其辨一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嘗稱祖正義于此說已持之不堅足數其妄其辨二也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其辨三也孔傳之意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爲一彼僞文固不足信且此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乃云太甲爲小人之行不亦妄乎其辨四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幸太甲惟得十二幸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幸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幸舊本自是可據

今本紀季未
子以爲爲晉
太甲享國甚短所以不數又何疑乎其辨五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釋文曰庶丁南反樂音洛。案且生則逸中論及論衡中論引皆是從亦罔或克壽中論引則與樂傳及論衡所引作時亦罔有克壽四三中論作三四

傳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與小人之子同其敝過樂

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季下

者三季言逸樂之損壽

案曰傳云逸樂損壽者漢杜欽傳欽說王鳳引曰或四三季言失欲之生害

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欲生害與傳逸樂損壽合也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

引此經而說之云長夜之飲糟工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用

券而歿雖未歿宜羸靡矣與傳義同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傳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卽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

其父祖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

釋文曰卑卽字馬本作俾鮮鰥寡及吳前則水亦作仄。案曰黎邑石經及漢石經承傳引小民皆作小人並鮮作惠于

馬曰俾使也

釋文

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

稼穡之艱難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疏曰昭五季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吳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昃爲未言文王勤于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吳苾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複語猶艱難也

案曰馬云俾使釋詁文云惠鮮鰥寡者僞孔本如此當有所據但依文義宜以惠鮮相屬爲解謂惠鮮此鰥寡今云加惠鮮乏之人非也攷釋詁云鮮善也詩小雅北山箋車臺箋大雅皇矣箋皆用此義然則此經亦當訓善卽鮮我未老鮮我觀爾之鮮當音仙黃鳥箋云以善道與我是也墨子卷四兼愛

中篇云文王不爲衆庶侮寡不爲暴勢奪積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

者有所得終其壽連同獨無兄弟者有所禱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

所放依而長是正說此經之義也傳以吳爲日昧者說文卷七上部昧在

新附注云日厠也國語卷十七楚語左史倚相語子靈引此經韋昭云日吳

日昧與傳合也說文厠字注云日在鹵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此當云从日从

仄仄亦聲徐鉉曰俗別作吳非是然汗簡亦有吳字蓋說文卷九下厂部云

仄側傾也卷十下大部云傾頭也二字皆阻力切又皆傾側象日鹵下且仄

字稻文仄即从文故厠亦可作吳也離九三日吳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

二爲日中三爲日吳欲言其勤故兼舉中吳也豐豕日中則吳孟喜作稷中

候握河紀云叻明禮備至于日稷鄭注云稷讀曰側穀梁春秋經云戊午日

下稷公羊左傳皆作吳范甯曰稷吳也隸釋卷一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

卷四李翕折里橋廊閣頌云劬勞日稷卷九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伏下

去門側系水出故曰然卷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仍云勞神日吳則厠之

作吳自漢已然也經云不遑暇食而傳惟云不暇食者遑亦暇也俚暇釋言

文召南殷其雷小雅四牡傳皆云遑暇也國語則以皇爲遑說文卷二下是部遑在新附注云或从彳此字不知始何時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釋文曰供音恭。案曰晏子卷一諫下篇盤于遊田作盤游于田國語卷十七楚語惟正之供作唯政之恭說文無

供字據漢書及蔡邕石經只作共此與下文國民惟正之供音音人改

傳曰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疏曰釋詁云盤樂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季

尚書疏。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

王曰文王受命嗣

位爲君

向與疏

傳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時季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曰文

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世子文也于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季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季卽位此據代父之季故爲卽位時季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季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于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云受殷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云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

案曰鄭云受殷王嗣位之命者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昭注云以爲太子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爲君必受命天子殷制當亦然也攷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王天下又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恐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所言故特言受殷王嗣位之命也知者文九十七而終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則受天命時季已九十弓矢之錫當亦距此時不遠此言中身則是中季其後享國尚有五十季則非彼二文之受命矣王注同也又呂覽季夏紀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季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季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季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經言五十季舉成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

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釋文曰愆起虔反○案曰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承引禮曰禮自今

周王其母淫于酒母違于爵田惟正之共維釋蔡邕石經殘碑有酒母勅于遊所維七字維下闕其下即有其字合之日五字日下闕兄即况字今作皇疑爲孔從古文作皇是也經汗簡卷上之一采古文尚書作皇○說文卷十下心部皇字重文作皇詩注云猶文然則與波同而又書省也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

向家疏

傳曰所以無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

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疏曰觀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案曰鄭以淫爲侵淫者說文水部淫浸淫是也皇石經作兄者兄古况字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况乎我多有之是皇亦與况通但尋石經作兄本意未必卽以兄代皇詩大雅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釋文皆音况小雅常棣况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曰况樊敦華歆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爲况管子書亦多以兄爲况是兄况同也詩三處毛傳云滋然則母兄曰者母滋益曰云云也僞孔作皇訓爲暇上文不違暇食邊卽是暇下文皇自敬德鄭亦訓暇則作皇者是也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酬于酒德哉

釋文曰：酬又或反。

傳曰以酒爲凶謂之酬言紂心迷政亂以酬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

案曰漢書卷七十五翼奉傳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引此經皆作母若殷王紂論衡又申之云母者禁之也古母與無通說已見篇首酬說文卷十四下酉部無此字俗字也據義當作酬彼酉部云酬醉管也說見微子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誘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

詛祝

釋文曰：誘馬本作勸幻音患詛側助反祝之又反。案曰：誘馬本作勸注雖所來作文漏去今從單行全本補入。

傳曰嘆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譎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疏曰譎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幻卽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鹵城有幻人是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

詛祝意小異耳

案曰傳以譌張爲誑疏引釋詁云云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譌訓也从言壽

聲讀若壽周書曰無或譌張爲幻張流切卷四下子部引周書此文亦與今

本同郭璞注爾雅本則作佻張詩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佻予美彼箋云誰佻

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也據釋文則馬又以譌作軻後漢皇后紀孝仁董

皇后嘗何后曰汝今軻張怡汝兄是也揚雄困三老箴曰負桀覆餗姦寇休

張季善曰軻與休古字通善卽據馬融尚書讀休爲軻也又郭忠恕汗簡卷

上之一謂軻古文尚書作明今攷尚書無明字此所云明亦卽譌字也譌佻

軻休明字體五變古字古音實同也傳又以幻爲惑者說文卷四下子部

字注云相詐惑也从反子胡辦切汗簡卷上之二云幻古幻字戶慣切見尚

書此字說文不載據文則是古文也聽蔡邕石經作聖乃訓下無之乃二字

亂下無先王之三字攷古聖字作躬俗儒不識仞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

部有躬字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恕嘗定古今尚書益忠

恕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躬字从耳星省聲卽

聖字之省文釋爲聽者誤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傳曰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釋文曰督力習反。說且見王作况。案曰皇泰石經作見兄

細况已詳上文石經今文也王肅說爲傳古文者而乃同于今文者以已聲定之也鄭从古文作皇當以肅爲正蘇又自自作自茲自或首作自故誤也說文卷四上自禱云自鼻也又自部云自此亦自字也南自者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也是自首作自也曰案作自象口氣出自省作自與日相似故誤耳亦當以自爲正也

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德傳曰王曰况茲益用敬德傳曰小人怨詈則大自

敬德有過則曰我過

案曰鄭云皇謂暇者義見上文王注非也

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

鄭曰不但不敢舍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傳曰怨詈四王

不啻不舍怒言常和悅

案曰鄭以不啻爲不但者說文卷二止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是有不但義

也又云乃欲屢聞之云云者承上敬德省愆而言明是欲聞得失如傳云云

則經言不敢含怒足矣何不啻之有鄭是傳非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案曰此厥不聽人句與上文同亦當作焉

傳曰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訐汝則信受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案曰上言

爲辟扶亦反。釋文曰叢才公反

王曰不永念厥辟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身者傳曰信讒者不長念其爲

君之道不寬緩其心罰殺無罪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身

案曰王以辟爲刑者釋詁云辟舉也是辟爲刑也傳以爲爲君之道攷釋詁

辟雖亦有君訓但此方戒王聽讒言殺無罪則此念厥辟自是念其刑辟不

當加無罪不應泛指君道傳說非也傳又以寬綽爲寬緩者詩衛風淇奧云

寬兮綽兮毛傳云寬能容衆綽緩也是也又以叢爲聚者說文卷三上舉部

文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案曰嗚呼石經殘碑彙錄釋作於讀此句凡七嗚呼觀此

傳曰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案曰伏生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六十四卷九行夢世第刻本有損信嚴度序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帝王德有優劣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王治五千里內也其下亦引書無逸云云爲證其意蓋言天子亦在頒爵五等內以見必當有德以居位之義今無逸無此文不可得而詳矣